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
第二回 賂本官拙行鐵扇子 懲土惡痛打丁霸王

無敵回山後，廷藻在錦溪旁，租了一所房屋，與小鳳居住。這錦溪去城南半里，岸夾桃李，間以垂楊，花時燦爛如錦，是個絕幽雅的存在。小鳳換了女妝，不旬日，討了個小丫頭，一老嫗，一小廝，五口兒過活。是年提學簽事胡公，見廷藻文，大奇之，取入蒙化學第一。明年鄉試，又中經魁，連捷成進士，以三甲授南陽葉縣知縣。這葉縣俗最頑梗，多盜賊，盜賊以三霸王為窩主。城中霸王丁姓，是個武舉；東南隅霸王韋姓，是個援例的監生；西北隅霸王刁姓，是個捐銜的照磨。三人各霸一方，專一占人妻女，縱爪牙暴掠良善，官府莫敢誰何，人又號他為坐地三虎。廷藻到任，微行訪察，深悉其敝。是日，攜眷到衙，前官交卸已畢，即有三名帖到拜。覽之，丁武舉、韋監生、刁照磨也。帖裡寫著或鐵碗十全，或鐵瓶一雙，或鐵扇一持。玉公大疑，呼舊吏問得明白，始知：鐵扇者，銀一千兩；鐵碗，銀六十兩；鐵瓶，銀四百兩，是這裡交結官府的暗號。玉公大怒，呼號房門子，罵曰：「本縣是清如冰直如弦的官，才到任，敢以此物相侮弄！」擲其帖於地。

明日搜檢前官案件，正要尋那三人的破綻，見有生員陳燕，控韋監生搶奪田禾，打死伊弟陳多福一案；劉李氏，控刁照磨強姦伊媳胡氏，殺死三命一案；劉全貴，控刁照磨糾盜劫伊當店，賊越一千，斃傷事主八人，其一登時斃命一案；韋倫光，控韋監生毀骸奪墓一案。搜來搜去，並無有控丁武舉的。正猜度間，忽炕上有紅紙飄下，拾視之，仍是三人的名帖。其鐵扇一持的，加至兩持；鐵瓶一雙的，加至三個；鐵碗十全的，加至一十六個。呼長隨門子詰問，並言不知。乃將三帖藏書夾裡，每值告期，留心伺察，亦並無有告丁武舉的。者會城西武廟誕期，擺道往祭，歸至西清街，聞叫冤聲甚哀楚，遂停轎，教拿那叫冤的。頃忽拿至。兩婦人懷中取出狀子，玉公看了，喝曰：「你這婦人好刁潑，須知丁某是本城中最有體面的，你聽誰唆擺，誣陷鄉紳。」婦人欲分辯時，玉公喝聲：「鎖住，拿回衙內，慢慢地究出唆擺人來。」眾差役一聲齊吆喝，鎖著婦人，隨轎回衙。滿城百姓為那兩個婦人捏著把汗，哄至衙門看時，又悄悄地一無所見。

早有人報知丁武舉，武舉大喜，自言自語曰：「這兩持鐵扇，使得妙也。」正鼓掌間，忽背後有人和著曰：「使得妙！使得妙！」武舉驚顧時，是家中幫閒的，混名面面毒，相與大笑。武舉曰：「正欲與你酌議此事，這城中誰敢這麼大膽，與那婦人做狀子，作我的對頭。你想想，想得出時，即刻擺佈了他，作個榜樣看看。」面面毒皺著眉，想了一會，曰：「是了，岳廟前新來個擺卦的，自說是廣東人，又自說會做狀子，但沒人彩他，想城內外做狀子的，誰敢向虎鼻上討汗。況大半與爺相好的，除了他，別無第二個。」武舉怒曰：「著人捉他來試試老爺的大棒，利害不利害。」面面毒曰：「爺勿動氣，新官的脾氣，是拿不定的。我請問這兩持鐵扇，可曾交到玉太爺手裡麼？」武舉曰：「我打聽著這帖子是老玉笑嘻嘻收得密密的，正打點這鐵扇子如何送法，恰有那婦人的事發作，他若我這鐵扇子送得快時，須火急的將那婦人替我打死，不呵，我便另行計較。」面面毒跌腳曰：「這話差了差了。初到任的官兒，如饑鷹一般，眼中的肉，未曾入腹，這饑火燒出來，立刻變卦，我勸爺明日寫個拜帖，使人扛著鐵扇子，面上蓋些菘菜，親自送入署裡，當面交納，兼問他這婦人如何辦法，又將岳廟的占卦先生過了嘴，等官差拿他，辦個唆訟之罪，不勝似自己動氣麼。」武舉笑著，拍案曰：「人言汝面面毒，誰知又面面到哩。你明朝打聽著婦人的消息，或者已結果了他，也未見得。」